

## 严厉与温柔

——《渴望》与伊夫·贝杰莱的诗歌艺术

张 博

法国当代诗人与造型艺术家伊夫·贝杰莱（Yves Bergeret），生于1948年，曾先后在苏联、希腊、捷克、塞浦路斯、西西里及马里等地生活、创作，精通俄语、捷克语、意大利语、古希腊语等多种语言。1978年至今，他已先后出版数十部诗集、散文集，参与了难以计数的诗画展会与艺术演出，并保留了大量未刊印的手稿与画卷。经历了如此漫长而丰富的创作生活，在现年67岁的伊夫身上，不但没有一丝衰老的痕迹，反而跃动出愈发强劲的创作力量。他精于词语与色彩的运用，每年在欧洲多国（法国、意大利、捷克等）持续举办他的诗画作品展以及各类诗会，拥有广泛的受众与影响。正是在一次巴黎的个人诗歌朗诵会上，我与诗人相识，其后多次拜访他于迪城与巴黎的住所，进行了许多细致深入的对话，近距离体察了他的诗歌创作过程，着手翻译了他的部分诗作并在一系列诗歌活动中进行了合作。借用其诗文集《火山》的封底介绍，“自其创作生涯伊始，诗人及造型艺术家伊夫·贝杰莱便完全在与诸多伟大空间的对话滋养中发展出了他的创作实践。阿尔卑斯、冰岛、马提尼克、马里、西西里、留尼汪等等，这些地方通过他而涌现出丰富厚重的诗意话语，并与场地保持着充分的共鸣。”<sup>①</sup>对于人类生存空间的思考，始终是诗人一以贯之的创作主题，正如阿尔赛·坎恩（Arsène Caens）在为伊夫的法意双语版诗集《不合时宜的人》所做的序言中所说，“在当今思想中，关于人类未来新的可能性之基

<sup>①</sup> Yves Bergeret *et Alii*, *Volcans*, Edition Cadrans 2014, 本文中所有引文皆系笔者由原文自译。

础这一问题，（贝杰莱的诗）是其中最积极的样式之一，而它与我们生活的空间和场地尤其相关。”<sup>①</sup> 本文的篇幅虽不足以容纳其庞大的创作历程，但选取笔者与其相识以来的一部重要作品作为切入，同样可以看到他始终勤思不倦的问题究竟为何，并管窥这位老诗人新近的诗歌探索。

在一部关于伊夫·贝杰莱的传记式批评作品《迪城的人》中，作者妮可·巴里艾尔（Nicole Barrière）曾这样写道：“为了避免世界的堕落与全球化的效应，从我们的时代中逃离是不够的，在生命的孤岛上不存在任何与他人相逢的避难所。”<sup>②</sup> 接着她便以此展开了对伊夫诗歌的评述，可谓精准。对于伊夫而言，他的诗作始终展现着一种朝向他人、朝向世界与朝向未知的开放，并在其中寄托了他对于人类生存强烈的伦理关怀。他从未逃离，而是以一种毫不妥协的严厉姿态发出深沉的低语，并在这低语中保持对生命质朴的温柔。2013年，伊夫·贝杰莱创作了一套四章十一节组诗《渴望》，全作由数十张大幅册页组成，长宽为150cm×35cm或215cm×60cm不等，泼洒丰富多变的色块于其上，并以毛笔与中国墨水将其诗文书写其中。2014年4月14日，在巴黎十五区艺术协会之家，伊夫·贝杰莱与单簧管乐手克莱蒙·卡拉蒂尼（Clément Caratini）合作，共同对组诗进行了公开演绎，从诗歌、绘画与音乐三重角度对作品展开了深度表现。它既是近几年来伊夫最大型的诗画作品，也是其里程碑式的典范之作，他本人亦表示这是他近几年最重要的创作之一。伊夫十分重视对色彩的运用，因为在他看来，语言必须克服在漫长的人类生活中逐渐固化的思维或表达之后方能抵达真正的言说，而色彩却直接从无意识中喷涌而出，不会受任何陈规的阻碍，它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直接的反应与冲动，使思维得以回归人类未受污染的童年状态。哈维尔·勒梅特尔（Xavier Lemaître）

① Arsène Caens, *Preface*, in Yves Bergeret, *L'uomo inadeguato – l'homme inadéquat*, Edizioni Formr Libere, 2012, p.12.

② Nicole Barrière, *L'homme de Die*, Nicole Barrière, 2014, p.21.

曾这样评价伊夫的创作，“色彩占据了符号的领域，在册页的折痕和画布的纹理之间，为词语提供意义与生命。”<sup>①</sup>所以在伊夫的诗画世界中，色彩不仅仅是一种与诗语的应和，而且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矫正手段，帮助诗人摆脱因循的习惯，回到对世界一尘不染的凝视之中，继而捕获未经损耗的词语，保存世界原初的活力。《渴望》无疑延续着这种特点。组诗创作于法国东南部山区韦科尔高地一望无际的石灰岩山麓之间。诗人背负着行囊，在徒步行走数小时之后抵达高原上一处平缓的山坡，展开册页与画具，在野外一气呵成地完成他的诗画创作。这是诗人一贯的创作方式，走出书斋，迈向高山旷野。在南方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干燥的白色砾石似乎以一种粗犷的力度烘干了低处平原上的潮湿与泥泞，让诗人得以在高原上强劲地呼吸。于是在一种刚健的节奏中，诗开始了：

在这不抵达自身的人性  
的击打与推动下  
严峻的高原  
起伏绵延  
——《渴望·第一章·第一节》

全诗在一种铁锤敲击般的质感中迈出了它的步履（法语原文以“击打与推动”开始），使其在节奏的强硬与石灰色高原的严厉之间达成了完美融合。诗人在这干燥的高原上感受到一种人性，一种“不抵达自身的人性”，换言之一种不囿于自身的人性，它的终点不在其封闭的内部，而是向广阔的世界延伸，保持着无限的开放性，并且寸步不让地坚持维护着这份开放。这便是伊夫眼中高原的人性，它的勇气、坚韧与强力使他感到一种内心的快慰。而当他提出这种“不抵达自身

<sup>①</sup> Xavier Lemaître, *Aphorisme n'est pas sophisme*, in Yves Bergeret et Alii, *Volcans*, Edition Cadrans, 2014, p.116.

的人性”，也就自然预设了在某处还存在着另一种与之相对的人性，一种封闭于自身的人性，一种诗人欲与之抗争的人性。正是这一此时尚未显现的隐秘战斗为诗节带来了一份严厉的色彩。与此同时，在这隐含的对照中，诗人也指明了他内心的“渴望”，一种呼唤高原之人性回归的渴望。它的回归将击碎一切贫瘠而虚弱的对话，并迎来真正创造性的词语，对于诗人的心灵而言那将是一种幸福。于是，在严肃的气氛中，一个温柔的时刻降临：

或者  
风与阳光翻转着石灰的涌浪

或者  
石板的裙边  
鸣响

或者  
一阵又一阵风把高原  
推向它那  
平和  
人性的  
第二张面庞

或者  
岩沟猫步般应着合唱  
——《渴望·第一章·第二节》

高原在静谧中开始了它的诉说。诗人聆听着，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在高原的人性那一往无前向着无限与未知探索的勇力之外，诗人

看见了他平和的另一面，向着内部轻柔地包容着它所拥有的一切，守护着它们言说的权利。在高原这温柔的怀抱中，诗的节奏也变得轻盈灵动，如谣曲般婉转回环。诗人向着这一切敞开双眼与心灵，他作为一个聆听者听见了高原的诉说，听见了丰沛的生命之歌。开拓与守候，在高原这向外与向内的两种人性之间，诗人找到了生存所必要的依托，它将成为一种拯救之力，在一个愈发颓败的世界上给予人类生存的信心。而在地平线的低处，在平原上缭绕的雾气中，诗人感到这两种人性对于艰难求生的人类是何其重要：

话语从瀑布飞落  
落入原野的寂静  
在那里另一种人性，我们的人性  
在夜色受惊的温柔中  
等待  
——《渴望·第一章·第四节》

高原的话语落向麋集痛苦与躁动的人间，平原上的人也需要它的疗救，使他们自身受到伤害的人性得到补全。人们等候着、期待着、渴望着，希望改变看似写定的命运。但落入平原的话语，似乎尚未为人所知，它在寂静中消融了。而那里人们依然在等待，等待着一件本已投向他们的东西。在下落的话语与等待的人群之间，依然缺少一个连接的媒介，一位词语摆渡者，而这正是诗人需要承担的角色。对于诗人而言，虽然他在高原的人性面前感受到不竭的力量，但只有人间才是他唯一的牵挂与思虑。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发令者，而始终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一位人间的诗人，与众人共同分担着艰难而不安的生存处境，共同承受着“另一种人性，我们的人性”。虽然这“另一种人性”正是首节中所暗示的诗人意欲与之战斗的封闭的人性，但他依然将其称为“我们的人性”，因为它并非无足轻重地外在于诗人

的自我，诗人与众人一样，都承受着它的重负。诗人在长久的自我追问与自我寻找中感到自己既是战斗者同时又是被斗争的对象，但他在“另一种人性”面前从未后退一步，包括当他面对自我之时。诗人把被寂静淹没的高原之音传递给众人，并与他们一起毫不妥协地自我克服与自我完成。这包含着人类生存的忧虑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反抗。正如法国学者托马斯·康坦斯（Thomas Cantens）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的，“‘语言-空间’的实践是一种对于无穷无尽与不可理解之物以及对稳定与专横之物的安静抵抗，没有任何革命式的暴力，而是使用了语句、言辞与色彩的颠覆之力。”<sup>①</sup>诗人以这样一种内敛的方式，暗示了他所要进行的抗争。他从未在沉睡中消极等待，他将承担起他的角色，把高原的话语带向人间。第一章在等待中停笔，却也预示了所待之物的必然来临。

第二章仿佛一段间奏，诗人在积蓄力量，在高原中心的岩洞中开始凝视，“这里 / 唯有一双昏暗的眼睛 / 朝向世界内部合拢 / 朝向在迷雾蒸腾的平原上厮杀的 / 另一种人性合拢”（《渴望·第二章·第五节》）这是诗人的眼睛，高原的秘密与人间的纷争被他尽收眼底，他意欲做出改变，用高原的力量完成对人性的拯救，而高原也同样在积蓄力量，“在干燥的石块间低语 / 寻找属于它的色彩”（《渴望·第二章·第五节》）。一切都在等待的间隙中做着准备，终于：

话语迸射  
在纸页上飞奔  
寻找属于它们的色彩  
祖先与平原上  
渴望温柔的人们  
在我抬手时开始呼吸

<sup>①</sup> Thomas Cantens, *Marcher, écrire, peindre, parler quelque part : A partir de la langue-espace d'Yves Bergeret*, in Yves Bergeret et Alti, *Volcans*, Edition Cadrans, 2014, p.131.

话语，被山风重塑

——《渴望·第三章·第六节》

在诗人抬手之际，等待结束。诗人履行了词语摆渡者的使命，他开始传达。话语透过他的手在纸页上自发奔涌，此时此刻，不是诗人说出话语，而是话语借助诗人之口开始言说。正如马提尼克诗人蒙乔阿齐（Monchoachi）在一篇文章中写的，“行走，对于伊夫·贝杰莱而言，首先意味着倾听。因为世界就是话语，所有的一切都在此诉说。”<sup>①</sup>诗人是高原上伟大话语的聆听者与传递者。他以诗作的形式完成了对世界的介入行动，把高原的话语之音转交众人。而“在迷雾蒸腾的平原上厮杀的另一种人性”也将因此恢复平静。在暴力结束的地方，呼吸才能开始。人们感受到来自高原的气息，它净化着迷雾中浸染鲜血的空气，更净化着人们被仇恨与偏见蒙蔽的心灵。给予人类慰藉的高原之音，则在山风中不断地自我更新与自我创造，永不停息。至于诗人，他既满怀忧虑地看到人间的残酷与悲苦，亦从未忘记他在高原之上收获的欢乐与幸福，他全身的骨骼灌注着充沛的高原之音，在一种至乐中凌空欲飞：“轻盈的骨骼，温柔的肩膀 / 话语磨尖欢乐 / 在天空晦暗的深处 / 在我被阳光漂白的质朴的山中”（《渴望·第三章·第八节》）此时此刻，诗人全身所有的感官都被唤醒，使他对欢乐的体验愈发精微细腻，这是幸福降临的伟大时刻，也是他抵抗之力的源泉。平原上毫不妥协的战斗与高山间永不竭尽的幸福，这便是伊夫·贝杰莱的“反与正”，而在他诗歌的核心处，涌动的永远是喜乐而非悲苦。严厉与温柔，也在这样的心境下达成了统一。“黎明独自欢庆 / 不可抗拒的温柔”（《渴望·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在“不可抗拒的温柔”中结束。而在幸福中，收获正呼之欲出，组诗也迎来了它壮丽的终章：

<sup>①</sup> Monchoachi, *Yves Bergeret à la recherche d'Ogo Ban*, in Yves Bergeret et Alii, *Volcans*, Edition Cadrans, 2014, p.8.

色彩流浪

涌回小小的洞穴

飞溅在我的纸页

成熟的果实不死

它的种子跃起

在炫目的卵石之间

在一个词中

——《渴望·第四章·第十节》

流浪的色彩在纸页上凝聚，找到了最终的栖居之所。流浪代表经历，代表对苦难的承担，代表“不抵达自身的人性”对于远方、未知与他人的寻找。从洞中出发，在人世的历练之后再次回到洞中，使高原获得它所寻找的真正的色彩，这是一种完成。诗人也迎来了收获的时刻。“成熟的果实不死”，“sans mourir”（笔者译为“不死”，直译为“不存在死亡”）不仅表示果实不会死去，而且从本质上消除了死去的可能：死亡不再存在。对于许多事物来说，成熟意味着成长的顶峰，却也同样意味着生长的停止，换言之暗示着衰败与死亡的开始。高原之音有能力避免这种危险，不仅因为它被山风永恒地重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诗人的话语——诗——作为高原之音的种子，已经在高原与诗人心灵的相互应和之间开始发芽成长。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秉承高原之音的精神，作为其聆听者与传递者的诗人走向了创造的时刻。诗人也以这样的方式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对于空间与自然，不能执着于某种自然主义的机械复制，也不能将其处理为内心世界的单纯投影，必须在“世界”与“自我”之间找到令二者融为一体的方式，通过一种深层的呼应完成对二者的认知。唯有向空间敞开怀抱，它所蕴藏的美与力量才能真正抵达人心，诗人借助这股力量的奔涌而写作，在它的激发下寻找本真的词语，成为聆听者、传递者与创造者的三位一体，以此坚守诗歌对于人类生存的伦理关怀。



面对着在“另一种人性，我们的人性”中生活的人类及其生命中的诸多困境，诗人尝试着进行回答，继而以浓缩的意象融入了组诗的末节：

风暴云下  
层岩躬身  
为了倾听激流肃穆的歌

歌声被铸成孩子手心起舞的  
轻盈骨骼  
通过话语毫不妥协的美  
——《渴望·第四章·第十一节》

作为一种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之力，高原的话语无疑具有庄严的音色，当它穿行生活的暴风骤雨，它为人们带去的绝不是一种轻佻的安慰，而是一种生命的厚重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沉稳，它仿佛古代智者的低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便是原文中“grave”（笔者译为“肃穆”）的含义：重要的、庄严的、低沉的。这是幸福的沉重。与此同时，“歌声被铸成孩子手心起舞的轻盈骨骼”，轻盈的骨骼意味着被欢乐充盈的身体，手掌皮肉下的骨骼被这种轻盈精神贯注，代表着人类回归一种未经触碰的纯真，轻柔宛若童年无忧的笑容。这是幸福的轻盈。轻与重，严厉与温柔，在这里完成了惊人的统一。从高原肃穆的精神中发现人类童年的天真，最终以一个新生儿般未被历史尘埃与积怨侵扰的姿态再一次开始生活，这不是遗忘过去，而是一种历尽艰难后的精神重生。这就是诗人的意愿与回答。达成这一切的途径只有一个“通过话语毫不妥协的美”。作为一位以写作行动履行其对世人伦理关怀的诗人，伊夫·贝杰莱把“美”放在了终极的高点，这使他与他的精神先驱勒内·夏尔（诗人曾多次无保留地强调这一点）达成了最高的一致，后者曾经在他抵抗运动时期的《休普诺斯诗稿》

中写道：“在笼罩我们的黑暗中，没有一个位置属于美。一切位置都属于美。”<sup>①</sup>这种不畏艰险、庄重威严的美，令人闻之肃然。它蕴藏着一种令人震撼的伟大勇气，并充分地被伊夫·贝杰莱所继承。“通过话语毫不妥协的美”，这既是对组诗的有力归纳，也是对诗人创作生涯的精辟总结。在一个美急速商业化而艺术愈发观念化的时代，这一逆流而上的孤独呼声正在显示其不朽的价值。本文对《渴望》的分析到此结束，作为伊夫·贝杰莱诗歌在中文世界的首次译介，它只是一块小小的碎石，背后还有一片宽广的空间等待被发现。希望伴随着翻译的扩展与深入，中国的读者与学界能够逐渐认识到这位诗人身上不屈的热情，为我们当下的生活与创作提供启示。

---

① René Char, *Fureur et mystère*, Gallimard, 1962, p.143.

## 附录

### 渴望

〔法〕伊夫·贝杰莱 张博译

#### 第一章

##### 第一节

在这不抵达自身的人性的  
击打与推动下  
严峻的高原  
起伏绵延

光石板的凸缘  
为了挥舞一面面盾牌

剪刀般的岩沟  
为了划破贫瘠的交谈

千百万块碎石  
为了忘却反驳与辩白

##### 第二节

或者  
风与阳光翻转着石灰的涌浪

或者  
石板的凸缘  
鸣响

或者  
一阵又一阵风把高原  
推向它那  
平和  
人性的  
第二张面庞

或者



《渴望·第四章·第十节》

岩沟猫步般应着合唱

### 第三节

万千白色的碎石  
它们充沛的话语如空中雨水  
奔流直至环绕高原的悬崖飞瀑

### 第四节

话语从瀑布飞落  
落入原野的寂静  
在那里另一种人性，我们的人性  
在夜色受惊的温柔中  
等待

## 第二章

### 第五节

在高原的中心  
在一道凹隙中  
一个岩洞，小而干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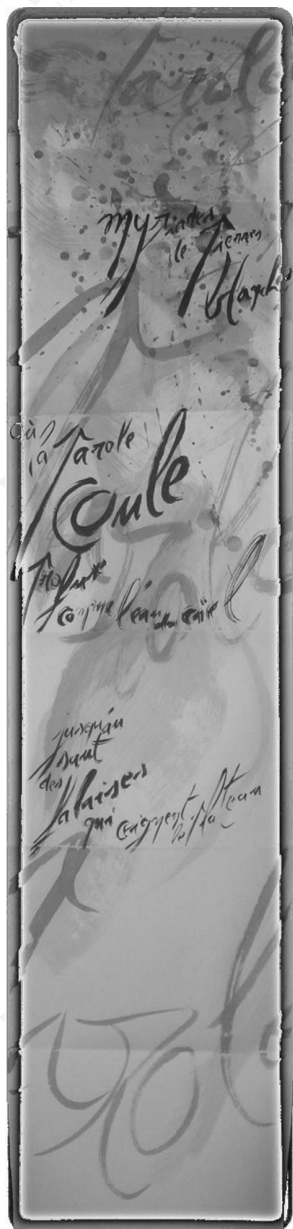
入口在三块紧贴的巨石之间  
瘦长的双唇  
高原的嘴

在岩壁上，颜料的痕迹  
灰尘

这里一片侧影  
一道光晕，一只手臂

那里  
两条小腿，另一片侧影

这里  
唯有一双昏暗的眼睛  
朝向世界内部合拢  
朝向在迷雾蒸腾的平原上厮杀的



《渴望·第一章·第三节》

另一种人性合拢

如爪的双眼  
把人性拉向清明的空地  
那里话语风干暴力，  
怒火，怜悯，另一种温柔

而那不抵达自身的人性  
的简朴彩像  
在干燥的石块间低语  
寻找属于它的色彩

### 第三章

#### 第六节

我在山尖上描画  
平原与山峰  
迫切向我诉说的一切  
我溅湿了纸页外的  
石堆与石板

话语进射  
在纸页上飞奔  
寻找属于它们的色彩  
祖先与平原上  
渴望温柔的人们  
在我抬手时开始呼吸  
话语，被山风重塑

#### 第七节

如果色彩飞溅  
缘于它的喷射形成激流  
在高原的斜坡上奔涌

卵石滚动  
鸣响在  
世界无边的喧嚣深处



《渴望·第一章·第四节》

#### 第八节

我的髌骨是 G 调卵石  
我的锁骨是 E 调卵石  
我的头颅是回音  
一切环绕着轻盈的骨骼  
在彩色小岩洞中混响

轻盈的骨骼，温柔的肩膀  
话语磨尖欢乐  
在天空晦暗的深处  
在我被阳光漂白的质朴的山中

#### 第九节

不要忽视潮起潮落  
色彩流浪  
在黄昏的飞瀑之间  
黎明独自欢庆  
不可抗拒的温柔

### 第四章

#### 第十节

色彩流浪  
涌回小小的洞穴  
飞溅在我的纸页  
成熟的果实不死  
它的种子跃起  
在炫目的卵石之间  
在一个词中

#### 第十一节

风暴云下  
层岩躬身  
为了倾听激流肃穆的歌

歌声被铸成孩子手心起舞的  
轻盈骨骼  
通过话语毫不妥协的美



《渴望·第四章·第十节》